

●肖青 著

民族村寨文化的 现代建构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Modern Construction of
Ethnic Villag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A Yi Vill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肖青 著

民族村寨文化的 现代建构

——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Modern Construction of
Ethnic Villag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A Yi Vill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肖青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81112 - 553 - 5

I. 民… II. 肖… III. 彝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086 号

策划编辑：蔡红华

责任编辑：宋 武

装帧设计：刘 雨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肖 青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5.5

字 数：470 千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1112 - 553 - 5

定 价：59.00 元

地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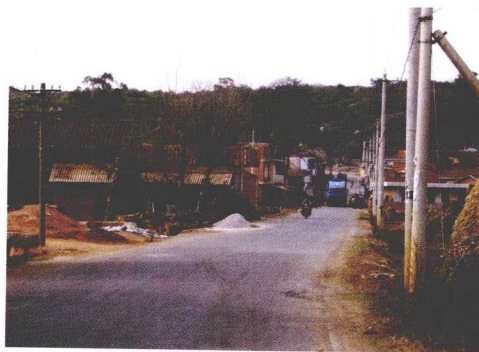
深秋时节的湖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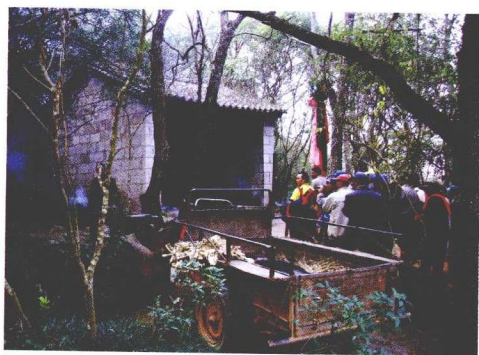
村寨的东南面是阡陌纵横的田野



村寨入口处的“彝族文化生态村”标志



通往县城的北召公路穿村而过



农历正月十五上午，“山神组”成员在山神庙前举行祭祀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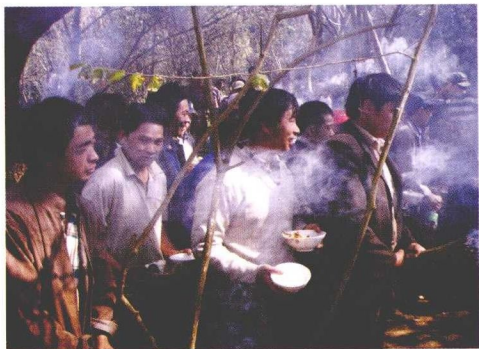
届时全体村民都会聚集到山神庙旁的树林里，各家认领一块空地，架起锅灶准备野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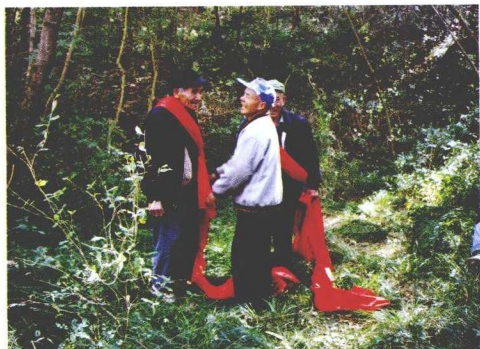
村民们以户为单位，宰杀公鸡献祭山神



参加“祭山神”的村民们正等候分发献祭过山神的猪肉



村民们端着煮熟的鸡肉和米饭，等候献祭山神



待山神庙前的祭祀仪式完毕，“山神头”要请两位夫妻健在的老人象征性地摔跤，并为他们挂红



“祭山神”摔跤比赛之前的祭祀队伍入场式



每逢“祭山神”期间举行摔跤比赛，从远近各村寨赶来观看比赛的村民不下数千人



摔跤比赛的最后获胜者通常要挂几十米长的“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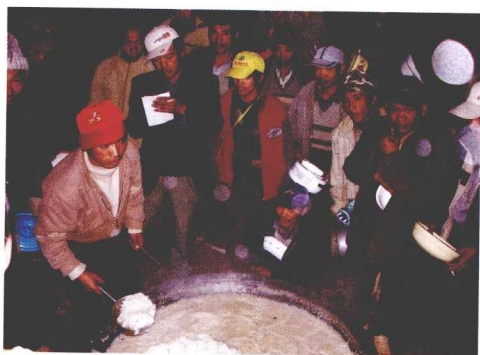
民族村寨文化的
现代建构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鼠月第一个属鼠日上午，全村的撒尼村民要按户凑米，作为“祭密枝”仪式活动的经费



“祭密枝”当天傍晚，村里的撒尼男性老人带着自家的小男孩，在密枝林前方的大草坪上排队等候分稀饭



在“密枝俄玛”家门前，村民小组长按照登记名册，向村民分发祭祀“圣餐”羊肉稀饭



“密枝毕摩”结束密枝林内的祭祀仪式之后，还要在家中继续念诵祭词，铺在毕摩前面的就是用作祭祀牺牲的绵羊的完整羊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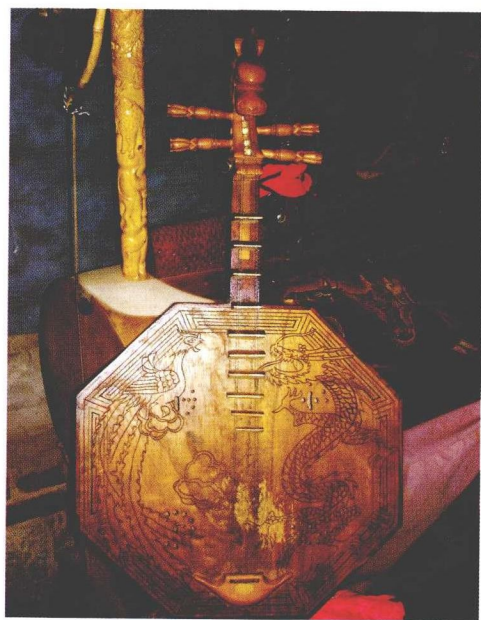
“祭密枝”期间，村内禁止一切生产劳动和歌舞娱乐活动，撒尼妇女们基本都待在家里挑花刺绣



制作民间乐器的工具



正在制作民间乐器的村民



撒尼民间乐器月琴



雕刻有阿诗玛头像的大三弦琴筒



湖村上了年纪的村民都会弹奏传统的民间乐器



正在排练《阿诗玛古歌》的老年文艺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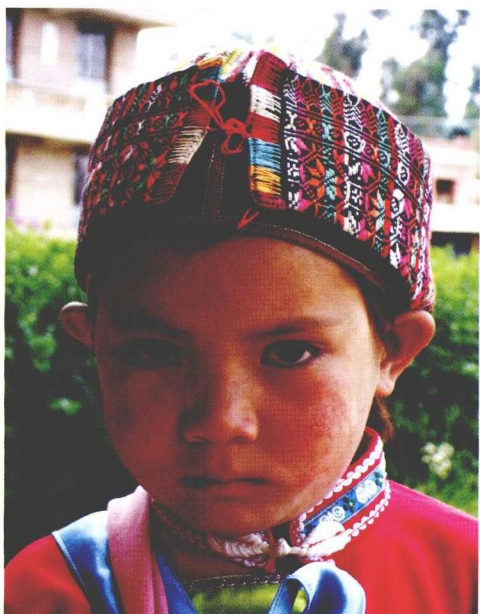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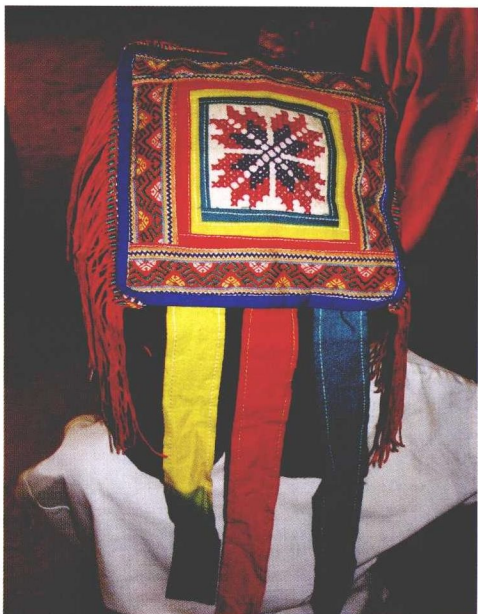
排练中的青年文艺队



每次湖村斗牛比赛开始之前，村民们都要进行传统的撒尼歌舞表演



湖村自发组织的民间鼓号队和细乐队



过去湖村撒尼女子一生中要随年龄增长而更换的7种包头(0~14岁)



过去湖村撒尼女子一生中要随年龄增长而更换的7种包头（未婚、已婚、老年）



极为烦琐的“歪包头”



黑白搭配的绣花围腰带



以“歪包头”为特征的传统“山玛”服饰



传统的挎包刺绣图案



传统的背被刺绣图案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湖村地理位置示意图



民族村寨文化
的现代建构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的同时，世界也被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系统。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我们现在做的不是去发现文化变迁的断裂性和因果理念，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场域当中寻找场域本身再生产和互动的机制，不是去切割历史，而是在社会的具体事象中与人的实践中找到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间的沟通点。“交叉并置的观察”要求我们放弃“现代化之后民间传统如何消失”之类的问题，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多种场域的力量源泉和并存的机制。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民族村寨文化
的现代建构

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序

施惟达

村寨是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时空聚落，它也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单元，许多民族文化事象和民族文化活动就是以村寨为单位来表现和进行的，从而通过对某个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可以窥知整个民族文化的大端。从另一方面来看，村寨的大小和规模正好适合个体研究者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工作量。因此，选择一个民族村寨作为田野工作点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这只是一个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完全会有不同的结果。与传统的村寨民族志或民族文化志不一样，肖青的这部民族村寨文化的个案研究着力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止于对民族村寨文化作静态描述，而是把文化放置于真实的民族社会生活中加以动态的描述。用作者的话，就是将民族文化事象与民族主体的生活情境相结合。一是确立起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把具体的村寨文化过程放置于国家与时代的宏观关系中加以梳理。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使对于一个村寨文化的研究显得格外生动和有更深层的意义。

中国的村落研究始于20世纪初。美国学者葛学溥利用在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机会，多次组织学生到华南沿海地区的凤凰村进行调查，最后写成《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一书。该书全面地描述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社会控制等，认为家族主义是凤凰村生活的核心。这可以视为中国村落社区研究的开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的社会人类学者深入进行了对乡村社区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最具典范性的无疑就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了。这批成果在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产生了影响，而这种研究乡村社区的方法也被当时世界人类学界的泰斗马林诺夫斯基称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改革开放以后，在复出的费孝通先生的倡导及推动下，乡村研究的传统又复兴起来，其研究水平也在新的社会及学术背景下得到提升，村落研究成为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及现实变迁的一道深入的门户，



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虽然也有学者指出村落研究的局限性，例如利奇、弗里德曼甚至施坚雅等人认为村落这样的社区并非社会的缩影，从中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国情，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村落研究的方法论价值。特别是新的乡村社区研究已经有了范式的转换，大多研究者都把乡村社区放置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使之既在乡村社区又超越乡村社区，达到了学术研究的全新境界。但应该看到，上述的成果大多是在对沿海或内地的汉族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取得的，比较起来，对于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还停留在一个有待提高的阶段。换个角度说，从50年代的国家为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工作而组织的民族大调查，到新时期为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民族研究，以及众多的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目的的新的民族调查活动，大多还停留在一般民族志的阶段，主要是记录、描述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状态，缺乏更多理论层面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对于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和阐释更加薄弱。

正像肖青所指出的，在谈到民族村寨文化的时候，“基本都被纳入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内，以具体探讨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以及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保护传统的现实对策”（见本书第31页）。但是，民族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结合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即其文化主体的情况来看，作为主体的“人”、“群体”并非“传统/现代”的简单回应物，他们本身就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也集历史与现实或说传统与现代为一体，他们的需求、情感既植根于传统之中，也生长于现实之里。因此，肖青力图把民族文化的主体与民族文化活动，主体的生活情境与民族文化事象相联系，来探索民族文化发展和建构的机制与逻辑，而不是陷入简单的传统消亡论的悲悯之中。我不敢说肖青的探索就已经很成功，但是这样的方向和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值得重视的。

肖青对湖村的村寨文化研究清楚地说明，构成民族村寨文化的生态场或称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尤其是现代化的力量深入到民族村寨后，这种变化更加急剧和深刻，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民族村寨文化并未简单地保存（尽管有众多的“他者”呼吁努力）或消亡（尽管似乎有种种迹象这样显示），而是表现出自身的变迁、发展与建构的轨迹。民族村寨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中。建构既是对传统的承续，也是对传统的再造。另一方面，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过程是一个丰富的过程，表现在仪式节庆、风俗习尚、娱乐歌舞、交往人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